

隨筆·觀察

## 音樂與死亡

◎ 陳永明

「在他的懷中，孩子死了。」這是歌德 (von Goethe, 1749-1832) 短詩《魔王》(Erlkönig) 的最後一句。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1797-1828) 為這首詩配上音樂，成了不朽名曲。據說歌德為此忿忿不平，因為自己的佳作，竟然要待得一位籍籍無名的年青小伙子譜上音樂，才能流傳廣遠，對他這位曠世大詩人未免是種輕侮。其實這是天才合作的產品，所以只一聽

便深深的打進聽者心坎，永遠難以忘記。

《魔王》敘述一位父親和孩子在黑夜中趕路。孩子覺得魔王(也可以說是死神)不斷向他招手，威逼利誘要孩子跟他走，所以害怕得很。父親一面安慰說這不過是孩子的幻覺，一面快馬加鞭，希望盡快返抵家門。可是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孩子已經死在父親懷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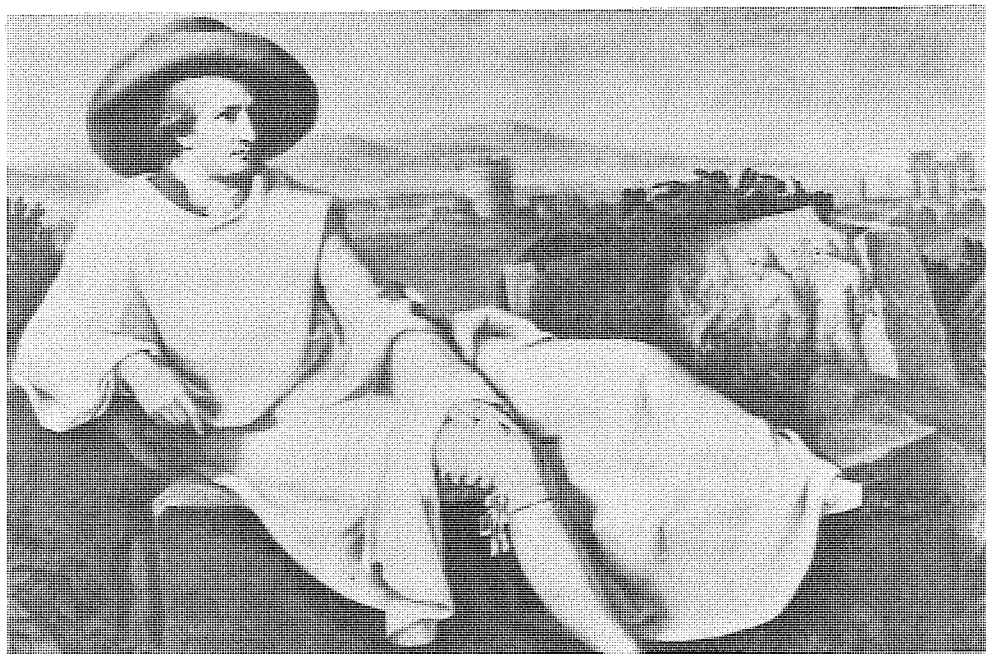


圖 曠世大詩人歌德在羅馬廢墟前。



圖 一位父親和孩子在黑夜中趕路。孩子覺得魔王不斷向他招手。

這首歌，聽了不下百次，每次到最後一句，以及結束時的兩響琴聲，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悽惘，不單是因為曲中的主角孩子死了，也不只是同情這位千方百計要保護孩子的慈父，而是這首名曲幫助我們超越了這一個特別的經驗，體會到生死的無奈與眩惑。《魔王》是西方眾多以死亡為主題的音樂作品中，最傑出的幾首之一。

歌曲的開始鋼琴奏出引子，聽到的是蹄聲沓沓，厲風于于，和急逼、焦慮、無奈、憤怒。十五小節後，獨唱的唱出第一句：「在這月黑風高的夜裏，誰還在策馬狂馳？是一位父親和他的兒子。父親把孩子在懷中緊抱，希望讓他得到溫暖，感到安好。」鋼琴的音樂便轉為伴奏，但一直維持引子的節奏和氣氛，到曲終的最後三節。鋼琴音樂不只生動地描寫了父子在夜裏的旅程，更往往使人想到《莊子·齊物論》的話：「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它更象徵了遑遑乎不知其所歸的人生，令聽者發出「荼然疲役……可不哀哉」般的浩歎。

「有生必有死」。死亡，人所周知是無可避免的。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也許因為聖人既然對此緘口不言，我們也覺得何必喧喧喋喋。所以，中國人一向鮮有討論死亡。其實和孔子同時的思想家，勇於探究死亡這個問題的大有人在。莊子便是個好例子。

在《莊子》裏面，我們可以看到對死亡的幾種不同態度。最膾炙人口的，也是在《齊物論》裏：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這位麗姬，被選為晉國的王妃，離家前夕，哭個死去活來。進宮以後，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錯，才覺得以前的生活大大不如今，也就明白進宮前的號哭委實愚昧可笑。莊子要說明的是：我們對死亡全無認識，怎麼知道死不如生。為未知的事戰慄恐懼是太不智，也許死後便像麗姬一樣，覺得生前的懼怕愚昧可憐。

中國人一向鮮有討論死亡。其實和孔子同時的思想家，勇於探究死亡這個問題的大有人在。莊子便是個好例子。

《莊子》這個故事雖然精采，可是用之以減輕人對死亡的驚恐卻大有不足，因為人類最大的恐懼之一便是對事物無知。見陌生人、轉換工作、移民外國……都不期然叫我們害怕。為甚麼？因為將要面對未知。莊子強調無知也就不必怕，道理上說得過去，感情上卻是不能接受的。

西方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信仰把死亡後的未知因素除掉，強調信的人死後進入一個美好無比的世界。雖然未曾有人親身體驗過死後世界，但《聖經》說：「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確據。」憑着信心，歷代基督徒就能像保羅一樣誇口：「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死阿，你的毒鈎在那裏？」他們相信死並不是終結，而是轉變：從壞轉好，自舊變新。這種對死亡的態度，在西方音樂中的代表作，可數韓德爾(George Frederick Handel, 1685-1759)神曲《彌賽亞》(Messiah)第三部分中的〈號筒將要吹響〉(“The Trumpet Shall So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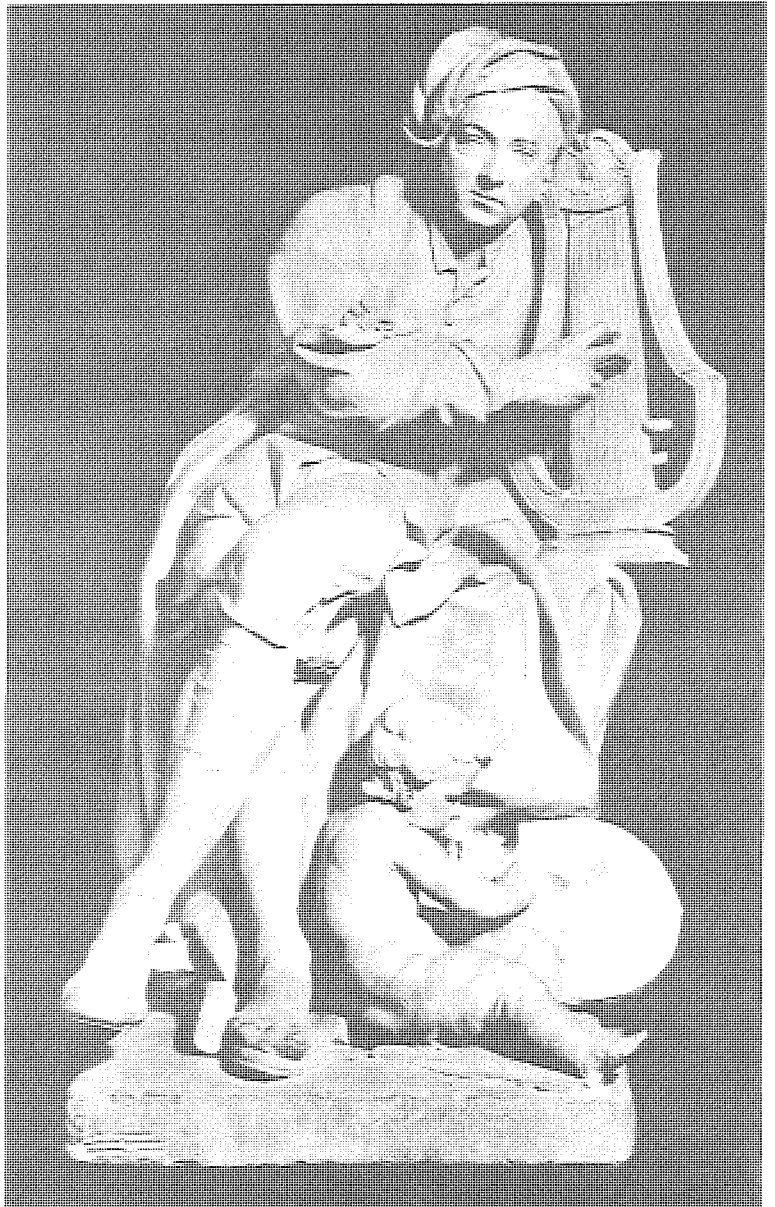
這首男低音詠歎調是以《聖經·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的一段文字為歌詞：「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在詠歎調之前，韓德爾先安排男低音安靜，簡單地唱出：「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然後突然間我們聽到了喇叭獨奏，由低而高，莊重欣喜，每個音都是清晰穩定，充分表現了基督教所宣揚的信心和喜樂。雖然真正的「最後號筒」還未吹響，沒有人知道它將會是怎樣動人，但韓德爾想像中的

最後號筒，卻無疑是西洋喇叭獨奏音樂中，叫人最難忘記的一段，也難怪韓德爾愛不釋手。〈號筒將要吹響〉是《彌賽亞》神曲中第二長的獨唱，是全曲音樂上最後一個高潮。

「信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是基督徒的信念。可是在不信的人看來，復活只是個神話。雖然如此，復活的信息，仍然可以為他們帶來慰藉，對死亡提供一種新態度。《聖經·約翰福音》記載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不少非基督

復活的信息，仍然可以為他們帶來慰藉，對死亡提供一種新態度。

圖 對天國與復活持有無比信心的韓德爾



徒，在復活的教訓裏面得到了這個啟示：我們肯犧牲自己，用一己生命澆灌、栽培的，定必開出燦爛的花，美好的果。馬勒(Gustav Mahler, 1911)，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大作曲家和名指揮所作的第二，亦即《復活》交響樂(The Resurrection Symphony)，就是強調復活這方面的意義。

《復活交響樂》第一樂章在1888年完成，裏面重要的主題是一首喪禮進行曲。一開始馬勒便把曲中的英雄埋葬了，樂曲怎樣繼續寫下去呢？馬勒花了六年，直到1894年3月，在漢堡參加當時名指揮范標盧(Hans von Bülow)的追悼會，他才找到圓滿的答案。據他自己的記載：

我坐在那裏想念着那已逝世的，當時心情正和構思怎樣完成這首(第二)交響曲時的心情一樣。忽然坐在風琴上方的合唱團唱出了哥立司托的《復活》，彷彿雷轟電擊，霎時間只覺心境清明，一切都變得清楚明晰。……我需要的就只是把當時的感受化為音樂。

《復活》交響樂最後的(即第五)樂章開始是樂隊狂野的呼號，經過一段較為安靜的樂段後就是馬勒稱為「一切已死之人的進行曲」，開始只是敲擊樂器，接着其他樂器先後加入，最終所有樂器都加入了，整個樂隊在歇斯底里地嘶叫，就像所有已死的人，在至終審判之前，為了自己的虧欠，高聲呼求上主的憐憫。當這些喊叫到了最高峰，忽然全都兀然而止，只剩下台後遠方的號角和大鼓，分成兩組，和台上的短笛、長笛，輕柔地互相對答，彷彿萬有都在屏息等待造物

主的判詞。這時合唱團以微小的聲音，如輕風掠起，唱出了哥立司托(Klopstock)的詩句：「再起來吧，對了，你們都要再活過來。經過短暫的休憩，呼召你們的將賜給你們永遠的生命。」兩位女獨唱者分別唱出：「噢，相信吧，你們的生命不會是虛空的……你們的勞苦也決不枉然。」

馬勒這裏所要呈現的復活，並不是韓德爾所描述的，而是馬勒深信的：一切以生命為代價的工作，都可以永恆不朽，表面上的挫敗只是短暫的。《復活交響樂》最終的合唱，歌詞也是馬勒自己寫的，可以支持我的看法：「一切存在的終必毀滅。毀滅了的又定必再活過來，不要戰兢，準備怎樣活下去吧。靠着贏取得來的翅膀，向上飛騰。我將必要死，因為我要永遠活下去。」死成了永生的原因和力量——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這些充滿信心，面對死亡的態度也許有人會看成自欺欺人。除了「對死亡一無所知，所以也不必害怕」這一個態度之外，莊子在《大宗師》還說：「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這是不把死看成壞事，但卻也沒有用信心把死提升為美事。

舒伯特的獨唱組曲《冬之旅》(Die Winterreise)一共包括二十四首歌曲，所描寫的都是一位失戀流浪者的心境。其中最淒楚的是第二十一首：〈驛旅〉(Das Wirtshaus)。歌中主人看到一個墳場，羨慕裏面的安詳，希望自己就此死去，躺進墳墓裏面，享受他在生命裏面未曾尋得的安詳。可是就是這個希望也不能如願得償：墳場裏面沒有地方。歌曲末了一節：

馬勒深信的：一切以生命為代價的工作，都可以永恆不朽，表面上的挫敗只是短暫的。



圖 寫《冬之旅》的舒伯特：他自己也往往充滿了失戀流浪者的心境，甚至覺得墳場也不肯容他安息。

「殘酷的驛旅啊，怎麼連你也把我拒絕？我只好繼續向前，向前。上路吧，親愛的手杖，上路吧。」最後我們聽到伴奏的琴聲描述這位失戀者沉重，蹣跚的腳步，一拐一拐地走向無盡的哀愁。聽罷這首歌，我們可以更深體會到「息我以死」這句話的美麗。

「息我以死」這個態度，是以日常生活的感受來看待死亡。我們日出而作，辛苦勞碌，日入而息，就如袁子才詠牀：「一夜送人何處去，百年分半此中居。」入睡以後，不知身在何處，和世界，和他人隔絕了。睡眠是一日辛勞的休息，死亡是一生憂患的安歇。這種哲學強調生命之苦，而不是來生的樂。

李察·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 1864–1949)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偉大作曲家。他生前享盡盛名，只有一度在希特拉政權任職，算是顯赫一生中的污點。1942年他以78歲高齡完成了歌劇《隨想曲》(Capriccio)

後，對名指揮嘉羅思(Clemens Krauss)說：「這是我音樂上的遺囑，我最後的見證。下次我再動筆寫音樂，將會是為(天使的)豎琴而寫的了。」可是1946年在瑞士旅行時，他讀到愛根杜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和海賽(Hermann Hesse)的詩，深受感動，靈感泉湧，不由得不再執筆。在逝世前一年，他為其中四首配上了音樂。雖然史特勞斯無意把這四首歌曲當作組曲合在一起演出，可是出版商羅夫(Roth)覺得這四首作品主題接近，很適宜同場演出，於是把它們合在一起，稱為《最後四歌》(Vier letzte Lieder)。它1950年5月22日在倫敦首演，距史特勞斯辭世已經八個多月了。

羅夫的看法是對的：《最後四歌》全都以死亡為題材，是西方音樂中最能代表「息我以死」這種哲思的作品，也是一位歷盡滄桑的老年作家對一生的回顧和感喟。《四歌》中第三首《安眠》(Beim Schlafengehen)歌詞是這

睡眠是一日辛勞的休息，死亡是一生憂患的安歇。這種哲學強調生命之苦，而不是來生的樂。

樣的：

白日使我困倦了，像個累透了的  
孩子，我嚮往繁星燦爛的夜空。手啊，  
放棄你一切的工作；心啊，停止你  
所有的思想，讓整個人浸沉在夢鄉中，  
使再沒有任何束縛的靈魂，展開它的  
兩個翅膀，飛騰衝向這深邃、無盡、  
奇妙的夜空。



圖 臨死前完成《最後的歌》的史特勞斯：  
他沒有掙扎，沒有抗拒；安詳地、滿足地  
接納死亡，就如在絢麗的晚霞中迎接低垂  
的夜幕。

當唱到「繁星燦爛的夜空」這一句時，  
史特勞斯把伴奏的豎琴換上鋼片琴  
(celesta)，令樂隊伴奏成功地捕捉了  
夜空群星閃爍的神髓。在第二節「浸  
沉在夢鄉」中和最後一節之間，樂隊  
首席小提琴奏出一段甜美無比的樂  
句，把夢鄉，也就是死亡帶來的休  
憩，描寫得非常寧謐、恬靜、安詳、  
充滿誘惑。以音樂來表現「心遠地偏，  
無車馬喧」那種有餘閒的雅逸，大概  
沒有能超出這個樂段的了。

《最後四歌》雖然都有關死亡，可  
是「死亡」這個詞直到最後一歌《夕陽

紅》(Im Abendrot)的最後一個字才出  
現。樂隊奏出一段描寫日落的音樂之  
後，歌者唱出了愛垠杜夫的《夕陽  
紅》：

我們手牽手，走過了生命的憂愁  
與快樂。在這個寧靜的環境，且讓我  
們歇一歇吧。

四周的山圍繞着我們，天也開始  
黑了。只剩下兩隻雲雀，在蒼茫暮色  
中追索他們的夢。

來吧，任由他們飄飛吧。是睡覺  
的時候了，我們千萬別在孤寂中迷  
路。

在夕陽的餘暉中，前來吧，寧謐  
的和平。我們對浪蕩的生活已經厭倦  
了，這難道就是——死亡？

沒有掙扎，更沒有抗拒，詩人和音樂  
家安詳地，滿足地接納死亡，就如在  
絢麗的晚霞中迎接低垂的夜幕。

從舒伯特《魔王》的伴奏，我們感  
到生命的急速，死的不可抗拒。面對  
無可奈何的死，詩人和藝術家為我們  
創作了無數動人的美。本來是勾消生  
命的死，在他們的魔術棒下，卻為我  
們的生命帶來了奇幻的姿采。

**陳永明** 1939年生於香港。1963年畢  
業於新亞書院中文系，旋赴美進修，  
先後在耶魯大學獲哲學系碩士與及在  
威斯康辛大學獲東亞系博士學位。目  
前任教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陳博士  
對中國文學與西方哲學均有涉獵鑽  
研，自幼酷好欣賞西方音樂，數十年  
來未嘗稍減，其感受之深切可以從本  
文窺見。